



印度激情

〔西〕哈维尔·莫罗 著
柯清心 译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印度激情

〔西〕哈维尔·莫罗 著

柯清心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激情 / (西)莫罗著; 柯清心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9778-9

I. ①印… II. ①莫… ②柯…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5460号



印度激情

(西)哈维尔·莫罗 著

柯清心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778-9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38.00元



致圣奥古斯汀及贝克尔王公塞伯斯汀
和他母亲——希塔公主





神为了对世人展示奇观，而创造印度诸王。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男女孩童每周都应打猎一回，等他们稍大后，应规定
他们每年至少猎虎两周。

——君主培育备忘录（瓜廖尔王公，《杜巴常规》，1925）

一切都无所忌惮了，因为激情无法等待。

——《爱经》2.3.2



中文版推荐序

从舞娘到公主的童话人生

当生命顿成神话，一个人是否承受得了，尤其是十七岁的少女？

1908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西班牙女孩安妮塔·德尔加多端坐在装饰豪华的大象背上，就这样进入了她全然陌生的印度北部小城。全城百姓热情迎接这位白净肌肤宛若喜马拉雅山头皑皑白雪的新任公主。这个看似虚构神话的时辰，正是出身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舞娘安妮塔与财富傲人的格布尔特拉王国大君的婚礼。

或是勇气可嘉，或是知之甚少，这个满怀憧憬的欧洲女孩，远渡重洋到了充满神秘和禁忌的印度。她即将面对的生活已然超越了外籍新娘“离乡背井”的层次，她的生命艰难的程度，她遭遇的千奇百怪和挑战，那是任她怎么天马行空也勾勒不出来的！

《印度激情》并非第一本叙述安妮塔·德尔加多传奇人生的传记，但在题材已经不算新鲜的情况下，畅销并长销了数十万册，本书作者莫罗的叙述功力和深入调查功不可没。莫罗长期钻研与印度相关的议题，他与《欢喜城》

(*La cité de la joie*) 的作者拉佩瑞 (Dominique Lapierre) 合作撰写 1984 年造成三万名印度人民丧生的博帕尔 (Bhopal) 化学毒气外泄事件, 让他跻身国际级报告文学作家之列。为了重现这位远嫁印度的西班牙女性, 莫罗花了二十年搜集资料以及采访相关人物, 终于完成了这本让人入迷到不可自拔的传记。

既有黄金屋, 又有颜如玉, 怎能不迷人呢?

出身寒微的舞娘, 嫁给印度土邦大君的豪奢生活, 炫目得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世界; 纵情声色、迷恋珠宝、王室深宫、弗拉明戈、劳斯莱斯、猎虎为乐……鲜活生动的场景连番登场, 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传记, 竟比小说情节更眩惑。英国殖民后期的印度, 浓郁色彩和异国气息跃然纸上。

不过, 这本传记的内容若仅限于此, 那就与罗曼史小说无异了。安妮塔的印度王室婚姻经历, 同时也见证了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变革。一方面, 那些信奉锡克教的印度王子们在欧洲受教育, 偏好西方生活方式, 一心一意想挣脱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 备受众人艳羡的西班牙少女舞娘, 本以为自己飞上了高枝, 跃上了云端, 到了印度, 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 默默承受接踵而来的文化震撼, 始终隐忍来自英国官员和夫家王室成员的轻蔑和羞辱。后来, 天天有数千仆从可供使唤、堆成小山似的钞票任由老鼠啃食的王室豪奢生活崩垮了, 安妮塔·德尔加多脱下了艳彩刺目的纱丽, 逃离了让她爱恨交加的印度, 绚烂的人生戏码骤然落幕, 生命回归平淡、平凡, 也让她得以重拾心灵的平静。当年印度人民争相目睹的西班牙公主, 自此幽居马德里的小公寓, 度过余生。

人生若戏, 有人注定要成为传奇的超级巨星。这或许就是安妮塔·德尔加多逃不过的宿命吧!

范媛

(全球畅销书《风之影》译者)



第一章

童话人生 / 1

第二章

世界之王 / 79

第三章

我是格布尔特拉公主 / 121

第四章

躲不掉的因果报应 / 177

第五章

爱的甜蜜罪行 / 243

尾 声

谁来擦干我们的眼泪？ / 294

他们的踪迹 / 310

迟暮之春 / 312



第一章

童话人生

安妮塔·德尔加多在这趟旅程中，
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与八卦对象，
因为她貌若天仙，又身份神秘。

1907年11月28日，海面波澜无兴，阿拉伯海像一大片油田似的拓展至黑暗的地平线端，漫过印度沿岸水域。法国邮船公司载重八千吨的朝霞号，在海面上拖出一道浪痕。从轮船蓝白相间的两根巨大烟囱里冒出的腾腾滚滚的白烟，逐渐消散在热带繁星璀璨的夜空里。螺旋桨稳健地转响，邮船在四周前，载着一批主要由英法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殖民者家眷，以及军人组成的乘客，离开马赛港，开往本地治理^①与终点的西贡^②。之前乘客们抱怨十月末的马赛太冷，现在又抱怨这里太过湿热，逼得他们搬到甲板上睡觉。空气越来越闷，感觉像是被月亮给烘热的。最初在突尼斯^③和亚历山大港^④停靠时的怡人气温，此时已化为遥远的记忆了。有些头等舱的乘客整个下午都在射信天翁和海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狩猎活动练准头。

上甲板有两名女子躺在躺椅上，看黑海上闪逝即过的飞鱼打发时间。有些

① 本地治理（Pondicherry），位于印度。

② 西贡，位于越南。

③ 突尼斯（Tunis），位于北非。

④ 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位于埃及。

鱼撞到船侧了，有些则重重落在柚木地板上。一名侍童跑过来把鱼捡到桶里，然后倒到船外。一位年纪较轻的刚满十七岁的西班牙女孩，芳名叫安妮塔·德尔加多·布里奥内斯（Anita Delgado Briones）。她穿着一袭女裁缝师帕奎恩裁制的绿色丝质长裙，看起来优雅极了；棕色的头发盘成发髻，更衬出她美丽的秀颈和一对珍珠耳环。一张鹅蛋脸，五官清丽匀称，但乌黑的大眼却露出疲色。另一位年约四十的迪戎夫人是她的女伴，夫人脸形狭长，颇像鹊鸟，若非穿了一身华服，看起来就像外省的家庭女教师。她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裙、同色细棉布上衣，戴了一顶宽边草帽。

“今晚晚餐跟船长同桌，嘘……”迪戎夫人把手指放到唇上，示意要她安静，“同意吗？安妮塔。”

女孩点点头，她们受邀与船长共餐，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晚了！年轻女孩简直无法相信，因为这趟旅程长得几乎漫无止境。最初的几天她晕船晕得死去活来，甚至恳求迪戎夫人同意她在下一个停靠港下船。“海浪不会一直那么大的。”迪戎夫人安慰她说。安妮塔从马拉加^①带来的女仆洛拉，个头娇小，活泼而面色黝黑。洛拉住在三等舱，里头挤满了从麦加回来的穆斯林，洛拉也很想去死。“这比坐篷车还惨！”洛拉每次被小姐叫到楼上服侍时，就边吐边哭着说。等海面较为平静后，洛拉便不再晕船了，可是安妮塔整趟航程中一直头昏目眩，她渴望踏上坚实的土地，她实在不适合航海。况且这一年多来，她一直憧憬着即将来到的新国度。“印度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每回听旅客说，印度是欧洲人无法感知或想象的，安妮塔就忍不住揣想。

安妮塔·德尔加多在这趟旅程中，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与八卦对象，因为她貌若天仙，又身份神秘。安妮塔喜欢佩戴华丽的珠宝，表示她是富有的女

^① 马拉加（Malaga），西班牙港口。

孩；然而爽朗健谈的安妮塔，说着一口带安达卢西亚^①腔的破法语，令人难以猜出她的家承。安妮塔的一切都让人费解，加上她出众的美貌与机智，害得无数男子像见着蜜罐子的蜜蜂一样，缠着她不放。一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英国旅客送她一枚胸针和一颗宝石，外加两枚珐琅瓷玫瑰和一小面镜子。其他人就没这么绅士了，一名法国殖民地军官在楼梯上与她擦身而过时，称她“小蛮腰”。安妮塔对他的赞美淡然一笑，随手将右手上的白金钻戒亮给他看，法国佬当场闭嘴。其他好管闲事、猜不出这名陌生女子来历的旅客，也都不敢再多话了。

听到晚餐铃响起，两位女士来到楼下餐厅。宽敞的餐厅四周是柚木墙壁，舞台上六名穿着礼服的乐师奏着门德尔松的曲子，圆桌上铺有绣花桌布，摆着上好的利摩日^②瓷器，波西米亚的水晶烛台上，烛光随浪涛摇曳不已。船长邀两位女士一起共享告别晚餐，同桌的还有三名要前往本地治理的法国外交人员。

“这次旅程，有关你的传闻非常多啊，”其中一名法国人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猜不出你去印度的目的，我们真的非常好奇。”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先生，我们要去拜访一些住在德里的英国朋友。”

安妮塔和迪戎夫人早已串好说辞了，她们决定坚守秘密直至最后，可惜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话，无论是法国外交人员、船上员工还是其他乘客。这样一名拥有许多珠宝的年轻貌美女子，而且还是西班牙人，这在1907年的印度，简直前所未闻。

“明天到了孟买，天气会更热的。”迪戎夫人转移话题说。

“真是让人难以适应的气候啊。印度并不适合所有人。”一名法国人斜眼看了安妮塔一眼。

①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西班牙南部自治区。

② 利摩日（Limoges），法国中部城市，以生产瓷器闻名。

“在先夫去世前，我也住过那里……”迪戎夫人说。

“哦，是吗？住在印度的哪里？”

夫人绞尽脑汁，总算把法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开了。

保守秘密可真难呐！安妮塔并不想说谎，但她也知道自已不能实话实说，即使她渴望道出自己的遭遇，却非保持缄默不可，因为王公有令。也许是因为如此，安妮塔才无法享受这趟旅程吧，因为缄默使她自动与众人隔离开来。而且就算她能讲，又如何能托出实情？她怎能告诉别人，她是要去印度跟一名国王结婚的？在遥远的格布尔特拉^①邦国，人们正在等候她这位王后？十七岁的她，即将成为一个陌生国度的王后了……不行，她不能随便回答问她的人。王公说得对，这件事太离奇了，最好三缄其口；因为太过匪夷所思，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有时安妮塔觉得这是一场梦。三年来，她的生活起了翻天巨变，离奇得像部小说。她从一名还在玩洋娃娃的女孩，变成在巴黎圣哲曼区的市政厅与印度王公公证结婚的女子。借助自己戴满戒指的纤纤玉手，安妮塔才能比较相信这是真的。这也令她想起一个月前巴黎那个凄风惨雨的日子。天啊，那场仪式何等的凄凉悲惨呐！那当然不是公主的婚礼，纯粹是履行手续而已。安妮塔的父母、姐姐维多利亚、王公、他的贴身仆人，以及安妮塔自己，穿上做礼拜的衣服，走进圣哲曼区的市政办公室，签完几本大书，几分钟后出来，便完婚了。他们的婚礼没有排场、没有音乐、没有撒米祝福，甚至没有朋友也没有舞会，那根本不叫婚礼。最后他们跑到里波餐厅，吃阿尔萨斯酒腌的泡菜，喝香槟，跟寻常过节没什么两样。安妮塔一直都梦想自己能穿上白纱在教堂结婚，由马拉加的同学好友为她唱吉卜赛祝福曲，那才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像样婚礼！充满欢乐气氛，不是像在巴黎的那般制式，宛若丧礼。想到父亲，安妮塔心头一揪。可怜的堂安赫尔·德尔加多·德洛斯柯波斯留着浓灰的八字胡，一派西

① 格布尔特拉（Kapurthala），位于印度北部。

班牙的贵族气质，人也极为严肃。他极舍不得与女儿道别，当他们离开里波餐厅，把爱女交给“摩尔王”后，他的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是泪了。最初他们还不认识王公时，都称他为“摩尔王”。没错，是他把女儿推向离奇的未来，但他是迫不得已的呀。首先是他的妻子，她一开始虽然坚决反对王公追求女儿，但看到女儿收到珍贵的礼物后，便慢慢动摇了。邻居和朋友们也都来相劝，更重要的是第拉凡堤咖啡馆里的那些“常客”，其中包括作家巴耶·因克兰^①，画家里卡尔多·巴洛哈、莱安德罗·奥罗斯等人，全都口径一致地劝他让安妮塔变成东方公主。安妮塔的母亲堂娜·坎德拉里亚告诉因克兰，王公打算带她女儿走时，因克兰很严肃地告诉她：“有这种大好机会，怎可白白放过。”“那她的明誉^②呢？她的明誉怎么办？”坎德拉里亚问。“这事好办，”这位知名作家打断她说，“叫他娶她呀！”

“叫他把所有该准备的证件备齐，然后按法律规定，中规中矩地将她娶进门！”奥罗斯也凑上来说。

最后，这变成了德尔加多一家对结婚提出的唯一要求，因为婚姻可以保住女儿的“明誉”，也是唯一能保护家族颜面的方法，虽然堂安赫尔实在不愿意女儿年纪轻轻就早早嫁人。

于是在那个阴雨蒙蒙的日子，王公在巴黎履行他们开出的条件。他同意公证结婚，好让岳父岳母安心，但对王公来说，这场婚礼亦失之简陋。安妮塔将先搭船，然后再转乘火车到印度。王公在自己国家所筹备的婚礼，将如《一千零一夜》的再现，那绝对是安妮塔最绚丽的梦也无可比拟的——结婚那天，王公这么安慰因告别父母而伤心不已的安妮塔。

可怜的堂安赫尔不仅失去了安妮塔，不久也将失去另一个女儿维多利亚。

① 巴耶·因克兰（Valle-Inclán, 1866—1936），西班牙作家及剧作家。

② 此处作者模仿坎德拉里亚的口音，把“名誉”故意错写成“明誉”。

维多利亚在巴黎遇到一名美国富豪，并疯狂地爱上他。两个女儿一夕之间都离开他了，这全都是那个东方国王造成的！安妮塔知道父亲的心都碎了，她每天就寝前都会想到父亲，虽然也会想到母亲与姐姐，却没那么悲伤。她们比较坚强，而且她母亲已经遂了心愿：再也不用为钱烦忧。“谢谢您，王公。”当灯火璀璨的船只接近拥有上百万神祇的印度海岸时，安妮塔把一切归功于维多利亚圣母的庇佑，这位马拉加的守护神，也是她的圣母。

2

黎明时，朝霞号抵达海岸，驶进孟买港，安妮塔和迪戎夫人倚在上甲板的栏杆边。孟买从雾蒙蒙的地平线渐次升起，如一缕轻缓的黑烟。几艘张着三角帆的单桅小渔舟从港口水面掠过，这些来自高里的渔民是孟买最早期的居民，也是三个世纪前第一批见到葡萄牙人登陆的人。葡萄牙人将该地命为孟巴雅，“良港”的意思，后来才演变成目前的名称。高里人认为那些身材高大、皮肤红亮，来自果阿^①的人，就像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跑出来的人物一样神秘。他们害怕极了，因为听说入侵果阿的葡萄牙人带来了毁灭与死亡，他们打着新神祇的名义，大肆捣毁寺庙、逼人成婚、掳掠妇人；而神，自然是宽宏慈爱的。葡萄牙最初在印度推行的殖民方式，实在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融合史。

“孟买的高里人还算是幸运的了。”熟知孟买历史的迪戎夫人表示。她先生

^① 果阿 (Goa)，印度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

在孟买的一流英国学校圣哈维尔教法文。由于葡萄牙人不知该如何处置当时还是一片沼泽地的孟买，因此当英王查理二世娶布拉冈萨王朝的凯瑟琳时，葡萄牙王便把孟买当嫁妆送给了英国。

“也就是说，这座城是结婚礼物呀？”安妮塔问。想到即将抵达孟买，她就又紧张又兴奋，总是仔细地聆听迪戎夫人的说明。

远方岸上，她们看到人们蹲着将罐子里的水倒在头顶上做晨浴，这项印度习惯后来先为英国人采纳；之后一百年，欧洲人也陆陆续续跟着沿用。黝黑油亮的水牛在覆着棕叶顶的土砖房间游荡，妇人裸身在小河的河口洗头，孩童则在黑浊的河水里玩耍。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船杆、起重机和烟囱宣告着海港的繁盛：阿拉伯帆船、中国舢板、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英国护卫舰、印度渔船，交织成一片。船客第一眼看到的孟买，是悠闲的步调、棕榈树和深色的建筑。等进入港口后，则看到拥有五个圆顶、抢眼夺目的泰姬饭店。孟买灰扑扑的烟尘令人想到了英格兰，但这里空气溽热，甲板及烟囱旁挤着吵吵嚷嚷的人群，还夹杂着船笛的鸣声。

盛装打扮的安妮塔浑身无一处不美，她穿着白色及地棉裙和一件绣花丝衫，更衬托出她的纤腰。安妮塔急切地张望，紧张地用手帕拭着自己的太阳穴和脸颊，并用另一只手挡着从城市后方升起的太阳。朝霞号已经近岸了，安妮塔心想：“他会来接我吗？”

“你若看到他请告诉我一声，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她求迪戎夫人说。

迪戎夫人看着码头上几百名仅在腰上缠着布、挥汗如雨的苦力，他们像蚂蚁似的钻入货舱里，扛着包裹、行李和手提箱走出来。英国军官穿着洁净的卡其制服，在一边指挥登岸。邮船公司的人员陪着头等舱的乘客到海关。二等及三等舱的旅客则自行打理，场面十分忙乱。码头上的行李堆积如山，他们动用一辆有巨型滑轮的起重机、数架货运起重机，再加上搬运工费力地拉动缆绳，

才将船上最值钱的货品——两匹阿拉伯骏马卸下来，这是亚丁的苏丹王送给某位印度王公的礼物。两匹纯种马满眼惊惧地举蹄在空中狂踢，仿若巨型昆虫。船腹中又慢慢踱出十几头驮着箱子、家具、小车和工业零件的大象。空中飘着湿气、烟气、铁和海洋的味道。聒噪的乌鸦叫嚷声中夹着各种吼叫、寒暄和警察的哨声。下船的旅客大多为英国人，由精心打扮、衣着洁净的家人前来相迎。那些位居要津的权贵人士，被套上印度的万寿菊花环。在海关大厅里，安妮塔趁迪戎夫人和洛拉在清点她的五十件行李时，瞄到几位穿着纱丽的印度妇人。可是她没看到王公，那位将她带来此地，答应给她三千宠爱的男人。

“请问您是德尔加多女士吗？”

有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安妮塔吓了一跳。她转过头，心里飞快想着：是他！艳红色的头巾，优雅卷翘的胡子和系着蓝银色皮带的漂亮蓝色制服，安妮塔一时糊涂了。她很快发现自己认错人了，便敛住笑容。男人在她颈上套了花环。

“还记得我吗？我是殷德·辛格，格布尔特拉王公的特使。”说着男人两手在胸前一叠，鞠躬表示敬意。

安妮塔怎会忘记！她得好几辈子后才有可能忘掉这名身材高大、长相特殊的男人。有一天，殷德·辛格跑去敲她们一家人在马德里圣玛莉亚街的小公寓的门，他因为身形太过巨大，连门都进不来。殷德是地道的锡克人，族人都以他为荣。那次来访，殷德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魁梧的身材把厨房和客厅的空间都占满了。殷德专程从巴黎赶来，亲自将王公的信送给安妮塔，那是一封情书，一封彻底改变她人生的情书。

“辛格队长！”安妮塔欢呼道，仿佛见到老友一般。

“殿下无法前来迎接您，恳请您原谅，可是接下来前往格布尔特拉的行程，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殷德·辛格用混着英语和印度话的法语，杂七杂八地跟安妮塔说明，害她听得一头雾水。